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五

詞苑類

開聖心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拿俸別送詔書責其

不自安也言官也非為言官惜也前因之大體也

朝廷自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取法

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有必曰忠於國者

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上為

陛下所為德下為海內受民所為能綱理其

臣等謹將近日言官獲罪拿俸別送詔書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國是類

開聖心辯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爲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爲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爲忠必上爲

陛下保盛德下爲海內憂民窮爲紀綱理其緒爲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執是數者惓惓祈望

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 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 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

不見柰此左右忍為欺蔽何哉 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報怨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 臣言亦妄也 臣謂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 臣請 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彼言近侍每有陳奏必以快言官為辭則是言官以忠 陛下為心而近侍者苦以言官為讐也讐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 臣固惜此慮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旨死者葬祭廕襲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決藩壯輶為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狗為卑遜以被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

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况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動 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羣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愷然悟其於左右是非

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爲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題

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忬

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典罪不遺其隱匪曰爲深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爲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

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
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覺之臣不罷則辱
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四者而後可以議大同之罪也
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間以
擒戮二豎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
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卻永武滢之罪則公
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敘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
廉等之叅則大義明矣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
功雖頗爲大然陞賞曰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

奸推隱辯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
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綰爲不稱 陛下

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
是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

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
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

也臣等若復畏避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爲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
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

存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于聲罪誅賊莫
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之
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辯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
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
或三二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卽
解散者也必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
譟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
焚毀公廨逼竄撫臣出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
非國家所習有固未易言耳臣等請言其悉假令二

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
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謀殺人者律乎抑坐
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辯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
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
君父久矣其於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爲亂者萬萬不
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
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朝廷之所推轂而
遣者也賈誼所謂是皆於主上爲近者也庶堂之分
誠不邇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朝廷也如是而罪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五
之曰叛逆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重鎮撫以防漸也夫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今既不能正法聲罪以爲鎮撫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今以往鎮撫威體下同末屬士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不如意欲殺卽殺其殺之當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爲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爲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多死馬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馬茲固先王

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爲是重法哉且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鎮撫亦旣罕見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主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爲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爲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釋脅從寔 陛下神武之意不殺之

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卽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

借輕典以惠姦惡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
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爲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
鎮撫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
之臣等非爲律例爭也此義旣明則國是王法胥此
馬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
之救也臣愚等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
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
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劫殺鎮撫
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
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屢赦終

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
反重折萌之道也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綰叅

稱侍郎劉源清贓賄交通貪功僨事春秋必誅國典
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爲總制大臣與有兵戎

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師費卒罔克成功
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
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
謀逆源清爲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激感士民嘗
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
青之句倡衆爲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賊至則盡

室自焚借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卽
捶死以徇宸濠遣僞將將兵百餘人道進賢招源清
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齎僞諭者宸濠卒
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
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首
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廣諸郡屹
然爲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滅亡之際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源清視古人特幸未死耳使源
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嘉而壯之乎昨
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剡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

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卽其事少不
當尚當蒙八議之貸况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
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失於撫字激良
民爲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旣殺總兵驅
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爲變矣固不得以良民
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
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
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卽以是重誅之匪
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
如此不懲警而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

治軍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卻永乖戾不和又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從末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爲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爲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棄其平生以負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才能明辯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徇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亦不可多與也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

等合非合臣等實天下公言也乃今欲與卻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脩省將懷疑畏不敢爲天下出力任事矣卽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爲資天下後世且將謂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矣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馬昇楊林親爲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憐憫其矜疑之迹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爲人

臣僨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爲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爲仁僨事不舉職則必罪無宥不失爲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馳驅以報

陛下以避明典哉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心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聖明裁矜又看得黃綰叅稱潘倣孫允中俱應叙用夫潘倣職任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

示忠冒竊祈敘何以示恥惶恐草疏爲賊請貸何以示法夫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爲上計以觀釁爲良圖養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斃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不忠也

陛下天地爲量倣等倘蒙容覆得竄流爲幸已極猶將覲顏垢面玷蟻朝紳叨迪簡之列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先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恥以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具夫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
舌乘時爲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
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衷之注也若遂以爲竒勲顯
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下後世將謂 朝廷爲何
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勸且國體輕重隨之以臣
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
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職以謀因幾成事且其膽
能入圍口足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
可以爲人臣出疆奔走居難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
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爲莫可就也竊

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爲
勅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爲竒勲賜上賞甚
非所以示威崇體尊 朝廷也故 臣等謂楚書詹榮
不宜厚賞者非爲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
歲月二臣資敘當遷吏部別擇選秩加常敘一二等
循制陟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
繼祖挫威於城下張瓚受命于軍中亦復貪天因人
冒昧掠美又非 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
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尊姦宄潛折而邊圉戢
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世矣惟 臣等前議與勘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五
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縮異也亦非縮
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法
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 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
之體耳况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
議在今日必智慮并陳對非悉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 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群小之非
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之
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 臣
等言而是則適足爲縮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
道異也乃所以爲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遁飾 臣等藁
席 闕下以候 明誅再惟 臣等俱遠方賤愚歷塵
郡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疎狂過承 溫允感
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事每過憂誓死稱
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知所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矜其愚而察其無他 臣不勝恐懼願望
之至

嘉靖三年九月初二日題

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許讚

臣伏聞

祖宗法天立法而綱紀大正

皇上

中興繼統而百度咸貞近年以來法久而弛姑息之
害甚大政隳而蠱進取之門太多官邪不警吏弊愈
滋其所以干犯 祖宗之法而重貽 聖明之

慮每每宣之

詔旨思欲大奮

乾剛明正

國法

去貪暴而植忠良蓋未始有一日忘于此也臣本不

職誤蒙

皇上置之吏部者是欲董正庶官以修

明政教責任至重

臣

非其人然素心多畏亦不至大

壞吏部之法守而才弱力綿徒多爲人所忌嫉侵侮

而臣之身心未有一日之寧然亦不自辯明每每自
劾求歸其詳其由 陛下已洞見而灼知之去年
四月荷蒙 皇上念臣孤弱保全歸田未久即蒙
詔命起用臣感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
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呂刑之
書而得其端焉呂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曰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
出入人罪顛倒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
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
也曰官者謂威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而

惟命是從曰反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怨
則能以禍福加人無不如意曰內者謂女謁也公卿
大夫爲其妻妾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法
曰貨者賄賂也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紀
曰求者干請也不顧禮法徇私囑託以變亂事例五
者有一于此欲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况兼
而行其害可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更治
職守自 祖宗之建立與 陛下之申明者條
陳上 聞臣誠欲履 祖宗之成憲守 陛下
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

傲而不敢輕犯事例一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
伏望 皇上念治道之係爲甚大用人之知爲至
難 留神一覽特勅中外臣工將後開事例着實舉
行仍令 臣等永爲遵守無少改渝庶 臣感恩思報可
效犬馬之力可傾葵藿之誠 臣若依阿不才或蹈五
病之罪或孤三事之戒將重加顯戮以謝天下 臣不
勝激切仰望勤倦之至

計開

一禁薦舉之濫 夫旌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陞轉官
員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

得廁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
者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
舉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旣已陞遷去任矣
又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
也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覆詞
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
部查覆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
非事體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員今後舉薦
官員務要精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
不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

年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者聽本部題請行勘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黜陟自明清議不淆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 夫守令之賢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力之精倦也本部常選舉貢官恩與夫納粟監生挨次取選考試限于盡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

候 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官缺多量爲多取舉人名數以充正官之選歲貢精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以爲斟酌如此則職任易稱而選法不亦通乎一革隱缺不報之弊 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旣崇自不容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過人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

員到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年者有之或自告
缺而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 命下
通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及時盡行
開報毋致遲漏仍各行各府長史司今後凡王府官
員有缺卽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
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旣除而選法亦不至
壅塞矣 一嚴官員耽延之弊 訪得在外有司
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卽報名 朝見投
文每每潛任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
患病不赴該科畫字延任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

到任者規避營求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
員初到不卽 朝見考畢不卽領憑者許緝事衙門
訪拿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 朝覲
事例過違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
三月之上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庶法令昭明
人無玩愒矣 一革冗員之弊 翰林院譯字通
事等官及兩京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
者九年考滿給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
來牽合比例添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
不係堂上官九年考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

額外添註等項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
 其有雖無應陞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
 級仍以舊職辦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
 准不許添註官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既無見
 缺可陞又將原缺已補者照例搭選若譯字通事例
 難改選者候挨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
 節矣 一重恩廕之典 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
 虞周一舉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
 下上重之則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
 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 太祖

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 朝事例
 備載于 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
 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給 誥命許一子自陳入
 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
 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 命出使海外死于王
 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 誥命
 或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任及一應年遠并雜流出
 身者俱不許一槩陳乞一時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
 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
 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
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末流之弊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於國
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
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
被劾退官閒任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
不許濫陳候 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
及本部叅回治罪補廕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
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絕他岐之覬而承行者有一
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脚色 夫官員脚色

一生之歷閱出身之階資也監生之行有歲貢有納
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除選也有大選有揀選有遠方
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亦有遠方免考有
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免第三考免辦事
等項至爲不一開具脚色當具前項來歷一一取具
實供方纔造冊繳部以憑查考閱歷其實而低昂之
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按兩司開具官員
脚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僥倖之踪跡漏躡等之
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經考降而不明註
其弊不可勝言合候 命下通行在外大小衙門今

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詳具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究賊污官

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以一毫混淆也今各處問革污吏往往辯明各還職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脫招情不明而其原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參是何緣由在問所以爲賊誣出脫之路也臣每每親自參詳駁行另問而又不見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賊官污吏肆志橫行合候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果本部駁回另

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無冤枉實跡亦與辨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囑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參奏者參奏應提問者提問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參究本部具實奏請重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守之辨

夫

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

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朝廷授人官職未有不

考試其藝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辦文書書

寫行移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充吏

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招詳

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納銀
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叅充不中者降叅着役三
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者陞
叅不中者降叅及挨次收叅着役三年謂之二考又
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各衙
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上考稱者依本等陞叅不
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叅府部院寺各衙
所等衙門當該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三考本部堂
上又行考試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者雜
職隨大選赴 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衙門

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回籍省祭或二十年
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
者又壓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照本
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未入流雜職此該吏部職掌
百六七十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當
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各該衙門徑自申
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久近輒與具奏減
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選之法本部通不
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止知免其當該不
知中間又有聽撥二三年之勞部考一次止知免其

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歷選等項皆不在奏
內而暗將減免蓋以 本朝用吏等級如 臣前項所
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方便故然耳凡
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由吏部銓註方纔受
職豈有吏典減免等級選官不由吏部題 請者乎
卽今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得本等選用
優減不一年卽受品官苦樂頓異人心不平見今大
工已完事務已畢今後隨工隨軍隨邊當該辦事官
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工在役久勞之人
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或辦事月日明白

開具奏候 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年大
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試者免其考
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具奏定奪以重恩典
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着役一日
卽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減免
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若已
經奏蒙減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本無
書辦之勞一槩做做奏要越次除選者本部嚴行查
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于
祖宗用吏之法 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以

職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頂頭

之弊

臣

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自革今在京

各衙門吏典交代頂頭銀兩漸至數百兩屢經奏准
查革重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人之常情孰
不庇其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弊端滋耳目
廣則關節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之人或六七
人或十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府吏彭纒開
具揭帖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
治查得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
吏典全然不論此彭纒所以爲不平也合候通行申

明近例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
典并私幫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凡撥吏典人多
至七八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
下悉從闔撥毋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
撥則黨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題

承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
管軍制上請欽蒙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
管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
來說欽此夫我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卽允俞
施行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着
實會議來說是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
宜同德意虛懷誠爲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
文若不先乞勅釐正更改則臣與在廷諸臣欺
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聖心上裨

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
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
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
法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見
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員通
以手本晝知至期會于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
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
爲應荅或竟無一人應荅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
揖而退卽事已完成及旣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

所議爲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
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
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
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
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爲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
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旣自愧
其良心而堯舜之誅復難容于盛世臣久爲腐心
切齒欲有敷陳今幸蒙皇上畱心而况京營重
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卽爲定議者伏望勅
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勅該部將輔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二十五
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爲幅于應該與議官
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
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
應止緣由如以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
爲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通謀
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卽其事實考據議
論歸着經略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
術學力固亦可槩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爲疏亦
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 主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輒熟支吾不以實

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萃爲冊再加斷案具疏覆
題 皇上須更俯察群言慎加 宸斷庶 國是
昭明人心悅達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
古帝王與我 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有永賴矣 臣愚
殊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危之機轉目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楊廷善面一頁〇二

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優容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

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奇患防

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

承 祖武大奮

乾剛以詘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

漸以成大順之道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

罔聞 宵旰之計徒勤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

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

得不衆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

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

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

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

皇明嘉靖朝野類金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 新政之後其神奸巨
惡誤 國欺 君以獲罪于 天地 祖宗者
百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太
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禁獄
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奏附勢俱以蒙 温
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該載是爲大臣
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王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
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固宜
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爲朋
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不

揆大體不徇公議聽舉黜退以示懲戒矣何再奏乃
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科道之會本
交章一一簡在 聖心非敢干預反覆變詐巧佞
百端幸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
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啟變亂 成法
諸大罪安能追鉞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矣澤
獨敢爲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爲內閣之長其
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外廷不得盡
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被壘惑不能事事盡
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

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 威武大將軍勅
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
而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覆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
哉 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
爲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也納賄與否 臣愚不能
逆料但在御史則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
京六科則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留
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
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叅駁之要也 內閣者票
擬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

所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
刑部覆題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叅駁 內閣代
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吏情手本遲悞之類
也大家好作饒人以免連累忽思奸及已私遂盡諉
之以咎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
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
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引
咎况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重叅以啓掣問

之端彭澤何敢傍佞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踵於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旨意令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儲斬貴亦受此苦謫戍桂林此權奸之所爲非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咎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

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

臣明白開奏有無間其挽止之情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奏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

權以階亂乎如此則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昭矣若猶縱其假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

皇明奏疏類稿 卷之二十五
絲綸之便以遮蓋已私竊恐伏闕叩閣者駢集而請
劔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
移羣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
富貴者兩好隴蜀之望彼方陰排異已巧用私人翼
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禦也故竄犯天子莫侮
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成之功蹤跡孤者妙
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銜於朝人繼桎梏我
服錦繡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
無毫髮之愧若癡狂者邪包容狂直所以激敢諫之
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

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懲戒以少
舒其憤懣公法旣行私情亦遂庶幾九卿六部近慕
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
追薛瑄王弦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我 太祖不

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意始復矣仍

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招權

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敘

用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之

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求容奉

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

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權潛消臺諫之忠
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禍以
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邇者邸報傳
布海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
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 陛下下一察其

奸卽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雖

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讒弗疑與三代以下英
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爲佞人所惑者何以過此真
足以配休百王垂光萬代也 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
時和欲 陛下憲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爲民

降調諭德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恩既而奉

聖旨曰罷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

於中邪書曰后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

為聖人蓋帝王盛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為極

孝固在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

謫之已足示罰歷之以歲月之久慮之危之其悔已

深從而宥之當有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

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闕諸臣傷

于急迫因箠物故為類頗多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

者不可復生幸而存者尚賴回春之舉 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休光

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

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

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

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於 陛下

聖德不無有妨張袞之言所當急從也 臣又聞御史

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

道中外駭愕延佇追奪之 命日久未見舉行豈左
右者爲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
霜堅冰至姤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履霜之微
而知堅冰之漸因豕之羸而途蹢躅之孚皆喻君子
之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
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
真足爲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追其誅已不足
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爲
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
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

幾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
何時復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爲 陛下之聖
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固有所憚而不敢惟其
鑽刺夤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馬明
歲用一人馬 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墮其計根據
將日深威福將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去之不
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
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不
以遠而弗及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
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

丘養浩之心將充軍豐熙余寬等爲民張漢卿郭柁等謫官呂柟等慨然召還一體敘復寬免不以邇泄充大罷黜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孝陵司香另選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爲天下鼓舞懽忻翕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死上千天聽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

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

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

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

慰 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爲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

疎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旣而伏

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爲

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

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况承 嚴命之下苟
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虚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
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
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

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
鉉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
亦慎重其任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鉉豈不以鉉為
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
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鉉所宜處也

蓋以鉉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
心祇期於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
群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
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
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
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
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
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
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
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

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

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

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

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

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

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禮

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

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

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

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以

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

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

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

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

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請即荷加納中外臣民

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

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

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

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
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爲之間如
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
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
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及太和者亦
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於
內府修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
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
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
持其旛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爲

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
恩播威賞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願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
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
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
爲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
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
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
卽未純一卽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
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屢

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願望之至

宥臣狂戇之失將汪鉉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
勅下該部量爲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
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
民心有不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疎
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 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 賜垂察斯世幸甚斯民幸甚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題

和大臣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
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讐序賢爲公
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卿輔大臣
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修內治禦外侮萬萬
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
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
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
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五
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爲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
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
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
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
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
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爲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
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
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

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
哉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
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
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
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由今溯昔未
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
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
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
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
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

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
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用命之
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
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
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
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
啓 君心下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程鑾嚴嵩
憑藉寵靈崇已徇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聞二輔臣
在 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
詆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

而風下也輔臣以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爲
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
可以相賊也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
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
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
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
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
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
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
而惟知畏嵩也程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五 四三
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爲嵩
之妨礙尚書許讚兩世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
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消權位要求之心
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知臣言之非誣
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
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以
陛下爲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
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
臣不和則儉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啓釁
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

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
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
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禱

杙驪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既今入秋
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
見平時旣藩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
策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
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
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

皇明嘉靖庚午 卷之三十五 四
制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
抗各自爲大而恥相下各自爲是而恥相用是假之
權位以相角而非爲衛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
武構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
布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
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且欺罔殊負 朝廷
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略地方
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
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

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
禽兀术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
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
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士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
爲裁抑以挫辱之爲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
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
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
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
縮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
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爲國大辱誤事非小

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

乾斷

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爲國虛已忘讐各務和讓於下羣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

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鬱恨力不能排闥以號訴於

宸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卽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題

明言責正人心定國是疏

汪文輝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
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
日以定國是一人心命題爲疏彼特舉其端未竟其
說大臣不以臣爲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
月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答必先自盟
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
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
之日乎臣將請陛下采嘉言新聖德以隆至
治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

惟 聖明裁擇焉 一曰正人心戒觀望 何

謂觀望蓋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

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

臣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

恭同寅可謂眾賢和于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

堂議論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

徒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

亦隨之或服或叛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

日顛倒是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

而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

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

辨人物止覺塞弊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愧屈非

終無所為而大義之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

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謹諸

發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

今猶今之非昔况傾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

詐莫辨人才之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

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眾正而階禍亂此

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一義乎

二曰謹條陳戒紛更 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舊爲新且處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行之難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卽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巡視共事者惟執繩引墨鎮之以靜而內外竟自妥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叅以行戶科矣巡視有科又叅以

工科矣至于本色折色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爲不一彼皆通達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臣而已卽此一節其餘瑣碎迂濶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戒也 三曰謹糾劾戒苛刻 何謂苛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二十一
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恥求退不遑不必別爲指摘
古之大臣有坐罷輒退者不曰罷輒而曰下官不職
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
養廉恥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
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章奏以致彼此相
詬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爲衆嗤笑人已之間豈不
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
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
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爲人才惜亦以爲地方惜
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

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
百姓之奔波已爲不堪矣故夫揆其小疵指爲大蠹
又巧爲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
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國家之用哉此臣謂
苛刻所當戒也 四曰平意氣戒護短 何謂護

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
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
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容揜欲自護
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嘗該部
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卽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

者爲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夫臣子尚有不肯認錯何以感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慮天下之心參之不必徇以套語久之事理旣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他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 前此四事專責言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人蓋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忠貞直諫之士遠則道今古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之光明正

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貞厲言賢者毋傷於所恃也况所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之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 國體旣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辨之爲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諫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况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祇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 臣所以先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

論處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其緩急之宜以外臣
視內臣叅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此蓋不專爲言官
而發今日不敢漫瀆 天聽者嚴於自治先清其進
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
仁神聖主治于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于下中外
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矣撫按
舉劾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所容矣至於言路諸臣
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深慮過計者謂精
明之治既少見效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略也
振刷太嚴反爲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按尋太過漸

成澆薄之風讐隙可平也攻訐太深必起胥戕之禍
和平之治體日乖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
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

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安論
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
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國家之福哉但
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爲是矣未知果中時弊
合於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

加 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
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

疏考其心術務遠邪留正以仰荅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飭中外俾深懲既往爲戒將來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孰鑒孰臨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詖偏而爲正直去紛更而爲安靜去苛刻而爲寬恕去曲護而爲冲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爲奠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舒矣臣瑣瑣千瀆不勝惶懼之至

隆慶五年二月初七日題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五終

有... 中... 外... 既... 往... 為... 政... 治... 之... 道... 也... 夫... 政... 治... 之... 道... 必... 以... 仁... 義... 禮... 智... 為... 本... 而... 以... 刑... 罰... 為... 末... 仁... 義... 禮... 智... 者... 心... 之... 德... 也... 刑... 罰... 者... 身... 之... 刑... 也... 心... 之... 德... 必... 先... 於... 身... 之... 刑... 而... 身... 之... 刑... 必... 後... 於... 心... 之... 德... 此... 政... 治... 之... 道... 也... 夫... 政... 治... 之... 道... 必... 以... 仁... 義... 禮... 智... 為... 本... 而... 以... 刑... 罰... 為... 末... 仁... 義... 禮... 智... 者... 心... 之... 德... 也... 刑... 罰... 者... 身... 之... 刑... 也... 心... 之... 德... 必... 先... 於... 身... 之... 刑... 而... 身... 之... 刑... 必... 後... 於... 心... 之... 德... 此... 政... 治... 之... 道... 也...

隆慶五年二月初七日題

皇明孝宗皇帝御筆卷之二十五

